

黑暗的狩獵遊戲

雙掌使勁推開厚重的安全門，昏暗的樓梯間裡只隱約亮著綠色的逃生燈影，女人沒有時間思索，只能踉蹌著選擇拚命的往上奔逃。

緊扣著扶手，一次兩階的大步跨越，身體根本跟不上意念的速度，一個踩空，左膝重重的跪在樓梯邊緣的金屬止滑條上，痛得她尖叫出聲！

「砰砰」聲自她剛剛推開的門後傳來，女人瞪圓的雙目裡盈滿恐懼，聽見腳步聲響起，她連忙把高跟鞋脫掉，硬撐起身子繼續沒命的往上跑。

樓梯間有兩組腳步聲，一道是驚恐的逃命，一道是輕快、穩健地追尋。

某層樓梯上遺留著女人錯落的鞋子，和原本緊抓著不放的皮包。

她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層樓，拉開安全門就奔了進去。

「又沒人大家都下班了嗎？」她的低語在靜謐中迴盪，卻是清晰得嚇人。

她已經搞不清楚自己在哪裡了！她再度被慌亂的腳絆倒，狼狽的爬起，在黑暗的樓層裡亂竄，藉由外頭的路燈照耀，能見度低得驚人，她只能摸黑前進。

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！她扶著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喘著，早已慌亂的不能自己。到剛剛為止一切都還很正常不是嗎？她在疲累的工作之後，打卡下了班，或許她今天是過得不順了些，被可恨的同事擺了一道，但是沒關係，憑她的能力，可以在明天加倍努力下扳回一成的……

但是現在她卻在這裡，為了活下去而逃命！

好累，她的套裝已然紊亂，腳底也滲出了血，她不知道爬了幾層樓，腳都扭傷了卻得強忍著痛狂奔……回首驚恐的張望，那緊追不捨的腳步聲似乎消失了。

這讓女人稍稍鬆了口氣，她衝向角落的窗子，試圖打開窗戶向外求救。

使勁的扳著手把，卻發現無論怎麼樣就是扳不開。

「嚓嚓……」凝結的空氣中傳來一種刀刃磨擦的聲響。

女人瞪大了雙眼，倏地轉身，就著窗外的霓虹燈光，她清楚的瞧見那漆黑的身影不知何時已站在面前！

對方全身穿著清一色的黑，頭戴面罩，僅僅露出那雙邪佞的眼，眼底盈滿了某種喜悅的期盼。

而讓女人驚惶的，是他手上握著的東西。

那是把樹剪一總長約六十公分大的剪刀，通常只有在修剪大樹或行道樹時，能見到工人攀在銀色的鋁梯上，拿著樹剪，就著樹緣修剪枝葉。

黑衣人雙手各握住剪柄，一開一闔，冷冽的刀刃磨擦音劃破了空氣中飽和的恐懼。

「你……你想要做什麼」她緊貼著牆移動，全身不住顫抖。

對方沒有回話，只是嘴邊揚起欣喜若狂的笑容，將樹剪張到最大，直逼她而來！

「啊一」女人尖叫著低頭，剪尖直沒入牆裡，她慌亂的俯下身，轉往一旁空隙奔離。

那個人是真的要殺她！要用那把樹剪為什麼、為什麼？就算要死，也不該是她啊！

女人急切的想往電梯那兒奔去，但黑衣人卻比她更快的將樹剪充當夾子般，瞬間夾住她的頸子。

她的頸部左右兩方，架著浮著鐵鏽味的剪刀，冰冷的觸感讓她心驚膽戰。

「為什麼……」她哭喊出聲，哀求起來，「為什麼要這樣？」

剪刀向頸部肌膚擠進一吋，劃開了白皙的皮膚，紅色的鮮血滲了出來。

「妳，」黑衣人溫柔的說，「不是也喜歡我嗎？」

咦？她不明所以的雙眼望著黝黑的天花板。

下一秒，黑衣人使盡了力氣，試圖將樹剪給夾緊，卻發現不知是頸子異常的硬，還是這把樹剪鈍了一

淒厲的慘叫來自於剪子下的女人，剪刀割開她頸部兩側，鮮血四濺，痛徹心扉！

剪子忽的又張開，站在後頭的黑衣人以欣賞的角度看著眼前的女人。她修長的頸子雙邊開了個形口子，透著光看得出來還不夠深，這表示他得再加把勁。

他緊握剪柄上前一步，方便讓纖細的頸子可以被靠近剪柄的剪刀夾住。

「哇啊啊一」感覺到剪刀再次回到頸上的切口，女人開始歇斯底里的扭動身子。

「別動！」這逼得他不得不夾緊樹剪，使盡全身的力氣，非得把這脖子給剪斷不可！

女人發狂似的扭動，傷口因此被剪刀割得血肉模糊，但是她很幸運的終於被剪斷頸動脈，鮮血如噴泉般湧出，優雅的噴滿白牆與天花板。

但事情還沒結束，因為樹剪沒有辦法很快地把頸骨給剪斷。

所以黑衣人只好夾著那搖搖欲墜的頭顱與身體，往牆邊拖去，將右邊的剪柄抵住牆壁，自個兒站到左側剪柄邊，用全身的力量去撞擊，好讓漂亮的頭顱快點滾落。

「砰！砰！砰……」

她其實還有感覺，在脊髓神經被切斷前，她都能感受到再也無法形容的痛楚。

她的身體因為樹剪的晃動而跟著搖晃，尖叫聲雖然虛弱但依然不絕於耳，那個用樹剪夾住她頸子的黑衣人，正拚命的推撞剪柄，希望兩個剪柄能快點重合。

一次、一次、又一次！影子映在滿是鮮血的紅牆上頭——一個握著剪刀的黑衣人，跟一個頸子夾在剪刀下顫抖的女人。

歷經長達兩分鐘的痛楚，她終於得以解脫。

當剪柄終於會合的那一瞬間，頭顱自頸上彈起，黑衣人驚慌的立刻扔下樹剪，衝上前去捧住那以拋物線之姿落地的頭顱。

他渾身是汗，卻小心翼翼的拿出袋子包裹頭顱，眼底、心裡全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幸福與滿足。

「呼！真累……該換把樹剪了！順便買把木鋸，下一次就換鋸子吧！」

回到住處，他從袋子裡取出頭顱。那瞪著驚恐雙眼的頭顱上，刻著最後因痛苦而扭曲的神情。黑衣人輕柔的剪去她的眼皮，因為他知道，美人會希望二十四小時都望著他。

她被放入一個精巧的玻璃甕裡前，唇上被溫柔的落下一吻。

頭顱優雅的沉進福馬林裡，佈滿血絲的雙眼像是在瞪著他。

他陶醉的笑著，跟甕裡的頭顱低喃數句，視線慢慢移到隔壁空著的甕上。

玻璃甕裡面已經注滿了防腐液體，旁邊放了一棵聖誕樹，上頭擺著一圈綠意盎然的槲寄生。

他期待著呢—他的聖誕禮物！

厭惡陽光的男子

冬季午後，氣溫雖低卻有著尚稱溫暖的陽光，原本該遍灑一室，但是沉重的黑色窗簾卻徹底的阻隔了它。

八坪見方的套房，擁有四扇向西的大窗戶，裡頭卻昏暗的不分晝夜，僅有角落的一盞桌燈提供照明，桌邊有個男子，正專心執行著手邊的工作。

這是學校附近的舊式公寓，雖位在台北市區，但是地處偏僻巷弄內，顯得靜謐，毫無喧鬧車聲；間間都是獨立套房，從大門到電梯，均由管制卡進出，不需要任何管理員。

而這間特地以厚重窗簾遮去陽光的套房，位在角落位置，比其他房間寬敞得多，還擁有所謂的迷你廚房。

男子手擺在書桌上，移動滑鼠，正在為電腦螢幕裡呈現出的惡鬼圖樣做最後的修飾。

螢幕裡的惡鬼猙獰咆哮，那姿態、眼神栩栩如生，不論從哪個角度看，眼睛似乎都瞪著自己轉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不過，此刻電腦外的惡鬼，也不遑多讓。

一雙腐敗生膿的手正扣著液晶螢幕，青黃濃稠的黏液刺眼的順著螢幕白色外框滴落，猙獰的死靈塞在窗簾與書桌間的縫隙，暴凸著眼，對著男子張牙舞爪。

「別刮壞我的電腦。」

男子突的出聲，眼睛向上一瞄，準確無誤的捕捉到咆哮中的死靈。

他有些意外，當初會跟著這個男人回來，是因為他與他們磁場相符，沒料到他竟然看得見自己……嘿嘿，若是可以上他的身，就能有個依憑之地了！

青綠色的手湊近了昂首的男子，他面無表情的看著逼近的長爪和腐爛頭顱，這

「隻」阿飄意圖以駭人姿態恫嚇威脅。

「嗯，我好怕。」

用極冷淡的語氣說了句對方可能想聽的台詞，男子伸手抓過桌上的小噴罐，直直對著散發惡意的死靈。他尚且搞不清楚男人的用意，就見一道水花噴了出來。

「嗚……嗚哇一」死靈登時收手，慘叫一聲。

液體彷彿硫酸般即刻消融他原本腐敗的身體，連骨頭都融化掉，死靈在書桌與窗簾的中間扭動掙扎，男子索性以腳抵住桌腳，直接將書桌用力往牆邊一推，攔腰截斷了他的身軀。

「只是個剛成形的低級靈，還敢這麼囂張？」

淒厲的叫聲迴盪在屋子裡，那只有他一個人才聽得見的鬼哭神號，永遠都無法稱

得上悅耳。

死靈持續尖銳的慘叫，上半身融得差不多了，下半身則癱在桌子底下持續消逝，男子的注意力移回螢幕上的惡鬼，滿意的按下存檔鍵，完稿收工。

他在椅子上伸了個懶腰，慘叫聲已然平息，他將噴罐放回原處，這裡頭的符水威力中上，但要對付那想殺人卻反被除掉的低等死靈，一樣有其成效。

他起了身，終於完成一個稿件，打算沖杯香醇的咖啡犒賞一下自己。

才回身，門邊兩三隻弱小的靈體有如驚弓之鳥，紛紛巴在鞋櫃邊，恨不得自己隱形一般，嚇得直打哆嗦！剛剛那山霸王似的死靈欺負他們好些天了，想不到轉瞬之間，連個殘影都沒留下！

男子望著那些瑟縮的靈體們，真搞不懂，到底是人該怕鬼？還是鬼該怕人呢？

從容的走向迷你廚房，他得先來杯咖啡。

他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職業繪者，二十五歲，名喚莫言；人如其名，莫言莫言，意謂切勿多言，他剛好也是個寡言的人。

依照現在的流行用語來說，他足不出戶、孤僻自閉，只在網路上活動，應該隸屬於「宅男」一族。

一個屋子裡總是不乏死靈與惡鬼的宅男，倒也不錯。

莫言彎身從冰箱裡拿出即溶咖啡，他的咖啡機壞了，只好濫竽充數。許多美編、編輯甚或作者總是無煙不可，各有各的癖好，他的癮頭則是咖啡，一日沒有咖啡，人生索然無味。

先以沸水溫杯，等水溫略降後再來沖泡咖啡，即使是即溶咖啡，有些龜毛的原則他依然遵守。

回首望向隔壁的鞋櫃，那些瑟縮的死靈因為他的靠近，已經往書桌那兒奔逃了。他挑了不必與人打交道的住宅，又特地選擇角落的房間，不會有往來人群；一進門就見以鞋櫃隔出的窄廊，鞋櫃向左是張長形小餐桌，再向裡是有兩口爐子跟流理台的迷你廚房。

最左側則是衛浴設備，倒沒什麼特別的。

以長形餐桌與鞋櫃畫出一條線，就能把這八坪的房間區分為兩大塊，這頭是廚房暨衛浴設備，另一頭東西簡單得跟他這個人一樣：舒適的床靠右牆、床前頭放了個大衣櫃刻意擋住某扇向西的窗戶，衣櫃邊是電視收納櫃及電視，再過去的角落便有書桌與電腦，剩下的就是偌大的空間。

這間屋子座東朝西，其實建得並不好，以厭惡陽光的他而言，不得不感激不透光窗帘的問世，能夠為他徹底阻隔陽光，讓屋內永遠是夜晚。

莫言講究的使用骨瓷咖啡杯盤組，熱水沖入杯中，咖啡香登時飄逸而出。接著走到床頭櫃前按下音響，讓音樂和著咖啡香流洩其中。

再走回餐桌邊拉開椅子坐下，莫言覺得心神寧靜，啜飲一口咖啡，他更覺得心曠神怡。

幾隻畏懼他的靈體擠在書桌邊惶惶不安，莫言並不擔心他們，那些都是無害的靈魂，真有戾氣的是剛剛解決掉的那一隻，也正是他電腦螢幕裡那惡鬼圖的原始「媽

豆」。

繪製鬼怪對他而言並非難事，憑著天生的繪畫天份，再加上隨時被跟的「體質」，他只要放幾隻死靈惡鬼進家門，臨摹描繪再加以改造，每隻都能變成他的作品。這張圖是某靈異小說的封面，猙獰嘶吼的鬼怪，連他自己遠距離望著，都覺得那隻惡鬼正在對他咆哮。

他通常是接驚悚靈異小說的封面、插圖，或是電玩的人物設計，有時也兼做海報製作等等。由於自他筆下誕生的神怪，個個栩栩如生，總是叫人驚豔，工作室成立兩年，在業界已是頗負盛名。

他對與人交際沒什麼興趣，所以找了個經紀人專門幫他接案子，這樣他就只要面對經紀人即可；偏偏經紀人異常認真，不到半年時間就將他的繪圖能力炒作成功，案子應接不暇！

書桌旁的靈體們不經意的往電腦螢幕望去，須臾兩秒，現在他們全擠到電視櫃下頭去了。莫言看了不覺莞爾，「畫出來的惡鬼你們也怕？膽子有夠小。」

放下杯子，他伸長手按下擋在餐桌上的電話答錄機。

他有手機，只是永遠都調無聲，反正只有外公跟經紀人知道他的號碼，而且他也只在心情好的情況下才會回電，所以他的室內電話生意比較好，至少他們可以利用答錄機留言給他。

不過，他還是不接電話，想回時他才會回，有事找他，得在答錄機裡把事情交代完畢。

「兩通留言？」他好像沒有聽見電話響的印象。

莫言啊，我們要辦一場「聖誕趴踢」，很熱鬧喔—你要不要一起來玩？地點在你台中二叔公那兒，要來的話記得先 Call 我喔，外公出門啦！

莫言無言的聽著外公的留言，他那掛朋友哪一次辦的 Party 不熱鬧？「年紀一大把了還學年輕人開趴……每次都是一堆三教九流加上孤魂野鬼，各式各樣的生物共處一室，誰要去啊？」

電話答錄機喀的斷掉，嘟嘟幾聲後，磁帶運轉，答錄機裡預設的冰冷女聲繼續報著下一通留言。

呃……你好，是莫先生嗎？我是宇創電玩公司的麥克。我要跟你確認，今天晚上我六點有約，萬一有狀況的話，請你記得再跟我聯絡。謝謝！

「啊！宇創電玩！」他望了一眼牆上的時鐘，時值五點，但是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，「可怕」的平安夜，他再不出門，肯定會遲到。

雖有經紀人，可是宇創電玩這案子是他自己接洽的，不過不是主動尋找，而是一位深知他繪畫功力的網友所介紹。他正好對這未上市的電玩人物相當感興趣，不似魔獸世界的猙獰可怕，而是要求角色唯美與獨特怪物，讓他有很大的發揮空間。網路上瞧不見真實的對方，他不輕易交網友，只是這位「欲心」言論格外穩重，也總是言之有物，交談次數不多，但至少他並不討厭這個人。

欲心介紹宇創電玩後，便由他自行以電話或郵件聯繫，上星期已把想法中的人物草圖繪好，今天則必須親自前往，跟企劃編輯正式討論人物的造型與設定。

還好電玩公司裡的人總是焚膏繼晷，他們也提出晚上洽談並無不便，他才得以在日暮西沉後出門。

他是個厭惡陽光的正常人類，若非不得已，他絕對不在白天出門！

莫言從容的收拾草圖，圍上一條深藍的圍巾，在穿上黑色的羽絨外套後便匆匆出門。

現在不只正值下班時間，光一個聖誕夜，也許就能讓北市交通全數停擺。

「出來。」臨出門前，莫言踹了踹電視櫃，要下頭的靈體出來。

接著他走到餐桌邊，那些靈體才戰戰兢兢的鑽出，依然不敢靠近。

只見莫言將桌上的蠟燭點燃，再打開上頭的收納盒，那裡面有著滿滿的符紙，他任意抽出一張，將符紙點燃。

「我什麼都不會，無法幫你們，但是你們可以跟著這香味走，去找能幫你們的人。」

莫言對那些無辜的靈體說著，看著符紙在手中漸漸化為灰燼。

靈體們瞭然於胸，趕緊順著燃燒符紙的白煙而上，消散在空中。

莫言把灰燼放進一旁盛滿水的容器裡，再吹熄蠟燭。他的確只能做這件事，擁有陰陽眼的他，除了「看得見」外，什麼護身、祛鬼、施法一樣都不會……很遺憾，他只會畫畫。

穿上鞋子，俐落的自鞋櫃上的鑰匙籃裡抽出家裡鑰匙，他有車，但是在聖誕夜開車出去絕對是愚蠢的行為；反正有萬能的捷運，雖然軌道上總有跳軌自殺的地縛靈放聲哀嚎，但他還可以忍受。

鎖上門時，他突然發現鑰匙圈有些鬆動，這可是經過祈福的木雕。他拔起來觀看，鐵環鬆開了，他得留意些，免得木雕遺落了。

才轉身，走廊的那一端自電梯裡走出一道身影。

莫言暗自倒抽一口氣。

「嗨！」女孩揚起甜美的聲音，「莫言！」

「嘖！」他門都鎖了，來不及逃進去。

甜美動人的女孩快步奔至他面前，她穿著紅色的外套，戴著紫色的貝蕾帽。

隔壁鄰居，楊舒喬，就讀北市某科技大學，就是附近的學區。

莫言依舊邁開步伐，勉強擠出一個很難看的僵硬笑容……如果可以的話，點個頭他就想走了。

「你要出門啊？」楊舒喬快一步擋到他面前，雙眼閃閃發光，一臉見證奇蹟的模樣驚呼著，「你真的要出門啊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好神奇喔！我上次看你出門是……」她從包包裡翻出記事本，「上上星期三！」同時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記號。

莫言一臉錯愕，這女人在記錄他什麼時候出門？

「喔，你不要介意喔！」楊舒喬連忙搖搖頭，「我是怕你出事、生病還是餓死什麼的，所以才記錄的！」

這樣萬一出什麼事，警方問話時她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資料！

莫言翻了個白眼，自動忽略這段話。

她聲音甜膩柔軟，臉頰被寒風吹紅，活像日劇女星新垣結衣般惹人憐愛。不過，巴在她身上的東西就跟可愛扯不上關係了：一個變形的肥女人全身散發著濃郁的腐臭味，身形像數百顆棉花糖黏在一起似的，五官擠在一塊的臉上還流著綠色的膿！

每一次見到楊舒喬，她身上永遠都有這些東西，不是想抓交替的死靈就是動物靈，這種跟他一樣具有「吸引力」的人他還真少見。

她手上正拎著大包小包，莫言沒打算多問，意圖繞過她繼續往前走。

「你要去約會嗎？」她眨了眨眼。好帥喔……她的鄰居真的超、級、養、眼的！莫言是她看過最美形的男人，五官迷人深刻，雖然感覺有些陰沉，但是這種具有神祕氣息的男人，最讓人著迷了！

「去談事情。」他往前了兩小步，「我時間來不及了，所以……」

「喔喔！去吧去吧！」楊舒喬突然又愣了一下，這才想起攔下他的重點，「啊，對了！我跟你說，晚上我同學要來我家開聖誕派對喔！」

聖誕派對？莫言立時皺眉。一群女人跟派對這個名詞加在一起，等號的後面豈不是吵雜無比嗎

「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可能會大聲一點點，」楊舒喬笑彎了眼，戴著手套的姆指跟食指比了一小個空隙，「請你多多包涵。」

莫言瞪著她指腹間的空隙，冷冷一點頭。不然他能說什麼？不准嗎？

「謝謝！」楊舒喬開懷地笑著，拎著她的派對道具回身往自家走去。「我會送你聖誕禮物的！」

一等到她轉身，莫言動作迅速的自口袋裡拿出打火機，姆指滾過滑輪，唰唰兩聲，打火機冒出了一小簇火苗，然後對著她背後輕輕一吹。

那火瞬間閃燃，衝向楊舒喬身後的綠膿女鬼，準確無誤的包裹住慘叫的她，唰的回火倒收，將掙扎慘叫的女鬼一起收進打火機中。

這火凡人見不著，更感受不到溫度，所以楊舒喬正從容的走到門口，放下物品翻找著鑰匙。

莫言好整以暇的將打火機收回口袋，這玩意兒只能對付低級靈，等裡頭的靈體蒐集滿了，他再交由「專家」處理。

「晚上得記得買耳塞回來。」

旋過腳跟，下了樓，陽光已經微弱無力，橘色氣球掛在天際、懸在山緣邊，莫言深切盼望它趕快下山，陽光總是讓他渾身不適，還是夜晚沁涼怡人。

走出靜謐的巷弄，拐個彎再到大街上，瞬間就來到了繁雜的人世。

眼前的六線道上車水馬龍，北市的馬路在下班時間永遠是座大型停車場，更別提今晚是聖誕夜，所有車子都以龜速前進，擦身而過的人個個精心裝扮，彷彿要去參加一場盛宴。

「噴，節日！」

人行道上的樹木不知何時披掛上纏人的燈飾，在即將入夜的黃昏中閃爍燦爛光

芒，一整排燈海齊放，煞是美麗；到了路口，還有應景的聖誕老公公在發面紙。接著是一群唱著聖歌的小朋友，尾隨著另一個聖誕老人往前行。這裡是學區，從科技大學、貴族高中到幼稚園都有，他們想必是附近天主教幼稚園的學童，每個都裝扮成小天使，家長跟在後頭拚命的拍照。

這些天真的孩子們將渡過愉快歡樂的聖誕夜，晚上回家梳洗後，進被窩前會把襪子掛在床頭，然後認真的祈禱自己想要的玩具，或是揣測沒有煙囪的話，聖誕老人不知會從哪兒進來。

「通常是開門進來的，而且跟你爸媽長得很像！」他低喃，嘴角揚起一抹笑意。

「Merry X'mas！」即將進捷運站時，有個聖誕老公公捧著一盒糖果，攔住了他。他別開眼神，流暢的閃過聖誕老人，快步走下漫長且擁擠的階梯。

果不其然，一切如莫言所料，十分鐘的路程花了五十分鐘才抵達，他衝出捷運車廂，迫不及待想要立刻離開這窒悶的牢籠。

由於聖誕夜人潮洶湧，捷運公司不得不加開班次，而那些跳軌自殺的地縛靈便增加了重複被輾過的次數，淒厲的尖叫聲不絕於耳，迫使莫言每一個毛孔都緊縮起來。

好不容易離開了捷運站，外頭已被夜色籠罩，人行道上掛滿燈泡的綠樹在黑夜中更加耀眼，他站到一邊做了好幾個深呼吸，更加確定他一點都不喜歡該死的節日！

現在他肩上腳上都纏著許多惡意的靈，他只得拿出噴罐，從頭到腳噴個徹底，解決掉那些煩人的東西！

「到底是誰規定節日一定要慶祝的！」

莫言不耐煩的疾步向前走，眼看就快到約定時間了，第一次洽談就遲到絕對不是好事！但事情往往都是這樣，越著急就越諸事不順。

他沒能趕過剩十秒的綠燈，只能站在原地瞪著垂直方向的小綠人，還有下頭顯示九十九秒的數字。

「一分半……」急切的時候往往度秒如年，莫言趁機尋找要前往的大樓，那位麥克說過，他們的大樓非常顯眼，就在十字路口的角落。

莫言看向左前方的大樓，果然非常醒目。

長方體的白色大樓高二十層，沒有什麼特色，名為麗捷商業大樓。或許因為位於路口而沾染烏黑的空氣，白色瓷磚都轉為灰色了，但是這瀰漫著整棟大樓的黑色氣體，所來何自

他從未看過這麼嚴重的現象，深黑色的不祥氣體不只是由外包裹著那棟樓，甚至還從裡頭竄繞而出，層層交纏相疊，自地底至樓頂。

身邊的人開始移動，他這才跟著人群往前走。

每往前一步，他就越能清楚感受到逼人的邪氣，通常來說，若只是幾個死靈或是地縛靈根本不可能造成這麼陰邪的氣息，這塊地或是這棟樓應該還有更大的文章。

來到大樓底下，莫言冷冷的道：「拜託『你們』不要誤會，我可不是來和你們聯

絡感情的。」

雖然現在連個鬼影子都沒看到，但以他的體質，等離開時不曉得會被多少東西纏上！

「您好！」正對著門口的不遠處左側設了個櫃檯，裡頭一位警衛站起來，望著莫言。

莫言正打量著這正方挑高大廳，高至天花板的聖誕樹擋著右邊的路，他繞過聖誕樹，打算直接往右拐進廊道裡的電梯。

「先生！請等一下！」警衛忙不迭的喊住他，「請先登記！」

「登記？」莫言已走到櫃檯角落，眼前的長廊邊上鑲了三個電梯門，有扇門的燈號正在閃爍，而這位穿著保全制服的警衛卻攔下了他。

「是的，進出本大樓的訪客一定要登記，換完證件您才能拿到管制卡！」警衛是個四、五十歲左右的男人，頭髮卻禿得差不多了！

警衛見他未有動靜，直接從櫃檯下拿出一張灰白色的塑膠卡，約信用卡大小，沒啥特色。

「進電梯按樓層，得用這張磁卡。」他晃了晃那張卡片，接著把訪客登記簿推上前。

登記簿上還有證件欄勾選，看來還得押證件了！莫言迅速的填好姓名，從皮夾裡扔出健保卡，接過了所謂的管制卡。

真是棟「戒備森嚴」的大樓，他暗忖著。

張警衛遞交出磁卡後也沒多給笑容，他看上去就是個嚴肅正經的人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優點是善盡職責，缺點便是不知變通。

不過這棟大樓裡每個人都認識他、他也熟悉每一個人，因為他不只是保全公司的人員，非常巧的，他也住在這棟大樓裡。

張警衛對於每一層樓的人員知之甚詳，就算不掛識別證，他都能知道走進來的是哪層樓、哪間公司的哪位人氏，所以莫言這個生面孔，他一眼便知是訪客。

莫言逕自往前走，每一道電梯都顯示在十樓以上，他便稍事等待，在這當下，他環顧四周，總覺得這裡有些地方不對勁。

說格局嘛也不是，一樓空間是個型，長邊是電梯這兒的走廊，稍寬的短邊就是櫃檯至門口的大廳處，類似的大樓多的是，但為什麼他總覺得哪兒不對勁？

莫言先往左看，禿頭警衛冷冷的瞥了他一眼，再往右看去，底間是安全門，安全門邊有兩根柱子。兩根……咦？莫言皺起眉頭，加快腳步走到櫃檯邊，這舉動嚇得張警衛又立正站起。

匆匆一瞥，莫言注意到他站起身時的吃力感，也聽見了金屬聲。

張警衛手正撐著簡單的銀色柺杖，原來不良於行。

「什麼事？」他問著，口吻有點急切，覺得這個陌生訪客舉止可疑。

莫言沒有搭理他，只是梭巡了整間大廳一輪，然後又走回電梯前。

他知道哪裡怪了！如果把變成粗體，每個角落算一個端點，那至多只有六個端點，而這棟大樓的一樓門面，竟然就設了五根柱子！

他當然知道這六個端點的牆內都有鋼筋在支撐，但眼下看到的卻是五根顯而易見的圓柱！這樣的格局跟空間根本不需要任何柱子，它們只會讓空間感更小罷了！這柱子分佈在四周，所幸大廳中間沒有卡一根圓柱擋路，要不然就更奇怪了！莫言皺著眉望著左手邊走廊盡頭的安全門，和門邊角落的兩根柱子，現在越看越礙眼。

電梯上的三角形燈號閃爍，門開啟後陸續走出迫不及待下班、趕著過聖誕夜的人。他向旁邊跨一大步，避開那些要去開趴的孤魂野鬼，見他們討論得比人類還要激動……搞不好是要去參加他外公的趴踢咧！

莫言走進電梯後，慶幸只有自己一個人，正當門要關起之際，卻突然有隻手硬生生格擋開。

「等等！等一下！」那名穿著高中制服的男孩，喜出望外的回頭大喊著，「你們快點啦！電梯來了！」

不遠處傳來吱吱喳喳的聲響，在挑高的大廳空間裡迴盪。

莫言暗暗做了一個深呼吸，他討厭出門！

五秒鐘後，原本空無一人的電梯滿載，擠滿了高中生，男男女女，在窄小的箱子裡高談闊論，吵得莫言覺得頭痛，忍不住退到最裡面的角落。

「好爛喔！聖誕夜還要補習！有沒有人性啊！」幾個男生抱怨著。

這些對話引起眾人的共鳴跟莫言的耳鳴。

「而且還要考試！機車！」一個手機鑲滿水晶的少女跟著埋怨。

「不過老師說明天讓我們放假耶！」她身邊的同學也一塊兒吱吱喳喳。

「我寧可放今天晚上……」

站在莫言前方，有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女生淡然笑著。「我比較喜歡明天放假，至少是一整天的假期！」

這個少女不施脂粉的臉龐白皙粉嫩，濃眉大眼加上立體五官，是個相當顯眼的美女。莫言覺得這模樣，可以拿來當作這次電玩裡的巫女形象。

水晶手機少女眉一挑，嫌惡的瞪向美少女，一副不關你事、最好閉嘴的臉。

「我們有在跟你說話嗎？周雨萱！」水晶手機少女的話瞬間讓電梯裡安靜下來。

「她自言自語不行嗎？」美少女身邊的另一個女孩迅速接口。

「不行！誰准她接我們的話題？」水晶手機少女任性的嚷著，「我們跟你不同掛，拜託不要以為我跟你很熟！」

莫言眼睛往上挑著，對於這情況感到不耐。這電梯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！

「她才不屑咧，誰喜歡跟你一掛！」周雨萱的同學不饒人的繼續嘲諷，「想跟你一掛的，還不是衝著你家多幾毛錢！」

「儀庭！」周雨萱擠眉弄眼的，希望同學噤聲。

「我家有錢又怎樣，有錢就是比較了不起！有錢才能使喚你媽做事啊，周雨萱！」

水晶手機少女高昂著音調，身邊的兩個女生很像嘍囉，跟著發出三八的笑聲。

莫言逼自己放空，仔細觀察著美少女的五官，她是媽豆樣本，他必須記清楚特色。

水晶手機少女像女王似的狂笑著，眼尾意外瞟到了站在角落，希望隱形的莫言。

咦？她眨了眨眼。好帥喔！

說時遲那時快，她高舉起的手機，已經立刻喀嚓的拍下莫言的照片。

「妳做什麼？」莫言不悅的伸手去擋，他的聲音再度讓電梯裡安靜下來。

「哇！你超帥的耶！」水晶手機少女試圖再多拍幾張，但全被莫言擋住。「你要去……咦？跟我們同一層嗎？好 Lucky 哟！」

「不要再拍了！」莫言張大手掌，硬生生擋住鏡頭。

他擰著眉瞪向石英數字，數字終於跳到了十二樓！

電梯門一開，莫言極度不悅的推開跟前的高中生們，率先走了出去！

大樓的電梯位在中間位置，出了電梯的左斜前方就是補習班，外頭有個應該是老師的人在那兒輕聲吆喝。

「上課嘍～～你們遲到了，動作快點！」

莫言很快地先梭巡一遍地理狀況，三座電梯結合成一個小廳，斜對面是補習班，再往右是兩、三公尺的小廊，一確定宇創電玩應該是在另外一區，他立時向右走去。

走沒幾步，小廊便往左拐去，前方出現兩道玻璃門，門上貼著藝術造型的字體，正是「宇創電玩」。

他直直走向玻璃門，門前有一條細窄的橫廊，右手邊便是該層樓的廁所，左側沒兩步就撞牆了，已被隔間阻絕。

莫言正準備尋找電鈴時，隱約聽見右手邊女廁傳來哭聲，他想應該是活人。

才狐疑著，門倏地一拉，從女廁中走出一個女子，她穿著粉色的高領毛衣配上黑色長裙，長髮整束梳成馬尾，眼睛鼻頭都泛紅，那是哭過的痕跡。

她一開門就跟莫言照面，錯愕的愣在原地，雙頰跟著略略泛紅……這裡什麼時候有這麼好看的男人？她尷尬的對莫言笑了笑，急忙往小廊外彎去。

是補習班的老師嗎？莫言再打量了女廁一眼，這棟樓不只是一樓特別，樓上的格局也不遑多讓吶！

他目光回到宇創電玩，從透明的玻璃門自然可以看見門裡的小櫃檯，但是現在已經過了下班時間，櫃檯早已人去樓空；拿出手機，竟然呈現無訊號，真是個死角。最後他只好仔細的在牆上搜尋，總算在門禁裝置上，找到一枚應該算是電鈴的紅鈕。

才按下去，連在外面都可以聽見一點兒都稱不上悅耳的電鈴聲響。

「咦？這時候是誰啊！」

「啊！是繪者！我跟繪者約好的……那個誰，你去幫我開門。」

莫言站定在門口，等待來人應門。

紮著馬尾的女人很快地來到玻璃門前，與莫言對望，她比他高出一個頭左右，用一種由上而下的睥睨眼神瞪著他。

莫言是很希望有人能來幫他開門沒錯，但起碼對方得要有身體才行。

那是顆血淋淋的頭顱，女人紮著馬尾，飄在半空之中，沒有眼皮的雙眼正凸目盯著他；頸子的斷口非常特別，像階梯似的一段一段錯落，血從裡頭不停滴下，只

是落到地面時又馬上消失。

「對不起！」終於跑來一個戴眼鏡的男人，往旁邊按了個鈕，玻璃門一下開啟。那個女人頭飄在男人身後，起起伏伏，她蒼白的臉上看得到隆起的血管，凸出的眼珠子回望著莫言，竟咧嘴而笑。

「歡迎！」

少女的最後一夜

晚上九點二十分，麥克伸了個懶腰，露出放鬆的笑容。

「呼！終於搞定了！」他拿起水杯，喝了一大口，「莫言，按照我們討論的去畫，應該就沒問題了。」

「我原則上希望絕對沒問題。」莫言望著草圖及筆記，他可沒興趣一再重畫。

「啊？哈哈！保證沒問題！」麥克豎起大姆指想裝熟，只可惜莫言沒理他。

「你說你是執行企畫，那主編呢？」雖然麥克掌握了大部份的想法，但主編還是他的上司，一句話就能否決他們討論三個小時的設定。

「主編去香港開會了，你放心好了，這套電玩是我全權負責的。」麥克立刻強調自己的價值，「而且我們主編對這種電玩形式並不熟，她不是箇中好手，當上主編也是偶然！」

莫言聽出他話中帶有輕視，或許是刻意表現出自己的能力卓越，但這與他無關，他只在意一談好的設計就得定稿。

不要一開始說好女戰士要束起一頭長髮、身穿紅金色性感盔甲，文件後卻說要改成水藍色紗裙，背後還得有雙翅膀。

麥克收拾著桌上的東西，他看過莫言的作品，那神怪畫得之巧妙，彷彿會從畫裡走出來般懾人，如果能由他設計電玩人物，必定會傳神得讓玩家愛不釋手！

今天初次見面更令他驚豔，他總認為這些繪者該是宅男，或是充滿頹廢感，想不到莫言竟然俊美得宛如明星，走在路上說不定有女生會跟他要求簽名合照也不一定！

就是……人陰沉了些，除了工作外都很寡言，多餘的話一句也不說。

「這個主編靠的是『運氣』！」麥克繼續說著，「一個月前總編打算找個人負責我們部門，其中有兩個同事都擁有相當的條件，所以總編就各給一個案子，看誰績效好就升誰！」

莫言低頭，連吭都沒吭一聲，將草圖仔細放進信封袋裡，好整以暇的封好，再把筆記本檢視一遍，確定沒有多餘的問題後，闔上收妥。

「可是，我們認為最有希望的那個編輯，竟然捅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大樓子！那件事真的太誇張了，不像是她會犯的錯……所以啦，她也覺得是被陰了，兩個女人就在辦公室大吵起來！」麥克邊說邊搖頭。

女人？莫言的動作頓了一下，下意識的往門口看，因為剛剛那顆血淋淋的女人頭並沒有飄進來。

「出錯的說競爭對手栽贓設陷阱，被指控的說犯錯別想推卻，各說各話一」麥克

眉宇之間掃過一絲遺憾，「然後那位優秀的編輯就失蹤了。」

失蹤了？莫言正巧站起身，他無法不聯想到剛剛飄在這間公司裡，還對他熱絡喊歡迎的死人頭。

一見到他站了起來，麥克趕緊先放下手邊的東西，送他出去。

「然後？」意外地，莫言竟開口問了後續。

「然後……一個月了，沒有人找到她，已經列為失蹤人口了！我才說現在的主編是運氣好，自然而然就升成主編！」麥克重重的嘆了口氣，「而那位同事就這樣無消無息，就算真出了事也該有個屍體吧。」

屍體？莫言踏出會議室，就看見那顆飄浮的人頭在辦公室裡盤旋環繞。

不知道是否就是現下在半空中轉圈的這顆？這個死靈只有頭沒有屍身，是相當詭異的死靈姿態。

他見過被火車輾斷頸子的自殺靈，至少也有一個完整的形體，只是頭可以自由取下罷了。

這女鬼的身體呢？怎麼會沒有跟頭連在一起？

他只是觀望著，並沒有能力幫助這些靈。算了，就像外公常說的，命定的事就讓它順著軌跡走。

「所以就這樣了，我畫完會盡快傳檔案給你。」莫言走到公司外頭，再次跟麥克做確認。

「好！我很期待這次合作喔！」麥克瞇起眼笑著，飄在他身後的死人頭也陰惻惻的笑了起來。

莫言禮貌性的領首，轉身離開，他想盡快離開這棟大樓。

不過才轉彎走出，喧鬧無比的聲音立刻衝入耳膜，他在電梯前見到了大批的學生！

現在是九點半，恰巧是補習班下課時間，莘莘學子全擠在電梯前等著回家。莫言討厭和人群接觸，特別是一群吵雜的年輕人，所以他穿過學生，來到位在電梯東北方的安全門。

「十二樓而已，就當運動吧。」

只是一推開門，冷冽的陰風迎面撲來，鬼哭神號的聲音迴盪在陰暗森冷的安全梯中，逃生指示的綠色燈光閃爍明滅，鬼影飄忽，龐大的壓力直接往他開啟的那一小縫隙狂奔而來！

莫言立刻把門緊緊拉上。「這到底是什麼鬼地方！」安全門後陰風颯颯，裡頭有許多死靈飄盪，而且戾氣甚重，簡直就是鬼窟！

莫言宣告放棄，他索性就站在一旁等人潮散去，就算搭最後一班電梯走，也比走完全不安全的安全梯好。

十分鐘後，學生終於散去，電梯前恢復安靜與空蕩，他滿意的按下電梯鈕後，卻聽見補習班方向傳出笑聲，然後走出了面熟的學生們。

「啊！帥哥！」水晶手機少女大聲的喊了出來，「你該不會在等我下課吧？」

噴，年紀輕輕就有妄想症！莫言下意識往左手邊退了一步，因為對方愉悅的從他

右邊衝來。

「你是那間電玩公司的員工嗎？之前都沒看過你耶！」水晶手機少女興致勃勃的黏在他身邊，「欸，你笑一個嘛！這麼帥，笑起來一定迷死人！」

莫言擰起眉，露出陰沉的臉色。很好，除了好兄弟外，現在他連花痴女都吸引過來了。

周雨萱跟徐儀庭也從補習班走出，幾乎都是下午一起搭電梯的原班人馬，莫言忍不住覺得今天真是衰到爆。

「真的好帥耶！本人比妳拍得照片還帥！」其他女同學看到莫言後也一起笑鬧著。

莫言直接大步的走到隔壁電梯，了不起他坐下一班。

「生氣了！」水晶手機少女瞪圓了眼，「生氣時好酷喔！」

幾個女生在電梯前尖叫，老師們走了出來，以為發生了什麼事。先出來的正是那位在女廁偶遇的女老師，她一見到莫言，不由得緊張的紅了臉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她溫聲的要求學生安靜。

「哇—Corina 老師臉紅了！他很帥吧！」

另一位戴著金框眼鏡的斯文男人也狐疑的走出，見到外頭一陣混亂，大概猜到是怎麼回事，他沉聲叫學生們不能沒有禮貌，也不許沒經過他人允許亂拍照。

他一開口，一票女生立刻收斂許多。

「主任，他就是我說的帥哥！」水晶手機少女指了指莫言。「連 Corina 老師都臉紅，你要小心她變心喔！」

那溫柔的女老師尷尬的制止女學生再胡亂說話，並輕聲向莫言道歉。

莫言不動聲色，看來這位女老師跟所謂的班主任是一對。

電梯終於來了，在班主任的道歉下，莫言還是坐進了尚有空間的電梯裡，水晶手機少女刻意站到角落去，她依然把玩著手機，準備隨時拍下難得一見的美形帥哥。電梯門關閉之前，莫言清楚的看見那位班主任與 Corina 老師的磁場，適巧一強一弱，形成很強的對比。

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磁場，強勢者通常會自體內擴散出類似光暈的東西，改變空氣密度，就像炎夏車陣裡的熱浪一般；也有人弱到完全沒有滲出體外，僅是薄薄一層貼在身上。

較敏感的人在擠公車時就能感受到，他人稍稍靠近些就極度不舒服，那便是氣場互擾；當然也有人無所感，完全感受不到氣場干擾的不適。

他呢，就是極度敏感的人，所以才會是宅男之王。

莫言定神，思緒回到自個兒身上，果然又瞧見水晶手機少女蠢蠢欲動。

周雨萱這次剛好站在莫言身邊，看著他越來越難看的臉色，最後終於忍不住出聲。

「雅涵，妳別這樣！」她回頭看向同學，「妳已經侵犯到別人了，妳沒看到他很不舒服嗎？」

聽見周雨萱開口，游雅涵立即挑高了眉，「奇怪，妳是他的誰？又想裝溫柔體貼來引人注意啊？」

「是妳想引他注意吧？」一旁的徐儀庭立即反唇相稽。

「徐儀庭，沒妳的事最好閉嘴！」她嗆辣的語調在轉向莫言時變得做作，「帥哥！你不要被她的外表騙了！她最會演戲了！」

莫言眉間的紋皺得更深了，女孩子的聲音尖銳，在密閉的空間裡吵架真令人不舒服。

「游雅涵，妳幹麼針對雨萱啊！是嫉妒還是羨慕？」徐儀庭高傲的挑起一抹笑，「我看一定是嫉妒吧，因為雨萱比妳美、功課比妳好、人緣也比妳優！」

「妳閉嘴！」游雅涵衝向徐儀庭，直接在電梯裡上演全武行。

要不是其他男同學趕緊制止，只怕這吊在半空中的箱子會晃盪得驚人！

莫言半句不吭，好不容易到了一樓，他火速衝了出去，管制卡直接往櫃檯一扔，迫不及待的拿回自己的健保卡，然後衝出大樓！

高中生的爭吵尚未結束，若不是周雨萱硬拉著徐儀庭離開，只怕場面會更難看。游雅涵最後一個離開電梯，嘴裡還在咒罵著，腳卻踩上某個東西。她低首一瞧，雙眼忽的亮了起來。

「雅涵！」

聽見跟班們連聲呼喚，她趕緊將東西拾起，小心翼翼的收進口袋裡，這才奔了出去。

在櫃檯那兒，幾個學生跟張警衛打招呼說再見，也有不急著走留下來和他聊上幾句的。雖然這位張伯伯不苟言笑，但熟稔之後就知道他只是「恪盡職責」而已，伯伯說過，要是不小心犯了錯，會丟掉工作的。

他也知道自己親切度有待加強，因此就以物質代替那擠不出的笑容；平日偶爾會準備好吃的糖果，今天是聖誕夜，他特別買了應景的巧克力，就放在櫃檯上的玻璃大碗裡，供人拿取。

「怎麼大小聲的？」張警衛站在櫃檯裡對著緩步走至的游雅涵說，「妳們不是同學嗎？怎麼老是在吵架！」

「誰跟她們是好朋友啊？」游雅涵翻了個白眼，對身邊的同學擠眉弄眼。

徐儀庭又衝動的想開戰，周雨萱及時拉住她，低語幾句並搖頭，認為實在沒必要吵架。

「張伯伯，聖誕快樂！」男學生們吃了幾顆巧克力覺得可口，臨走前又抓了一大把，然後跟張警衛揮手說再見。

「好，聖誕快樂！」張警衛先跟男學生們道別，才對著游雅涵等人說：「妳們幾個，以後不許在電梯裡面推擠，很危險的！」

他從監視器畫面裡看得一清二楚！在電梯裡拉扯，要是造成意外怎麼辦？

游雅涵沒好氣的噘起嘴，眼神落在晶瑩剔透的玻璃大碗上。「張伯伯，你今天放的糖果總算有點不一樣了。」看剛剛那些臭男生抓一大把，應該不錯吃。

「看起來好好吃喔！」周雨萱雙眼一亮，難怪剛剛大家都是一把一把的抓，因為包裝實在太可愛了！

她留意到碗外有顆橘色的巧克力，應該是剛剛那些男同學撥出去的。她伸出手，

想拿那顆巧克力。

結果有個人動作更快—游雅涵粗魯的直接把她推開，擠到警衛前，搶得那顆巧克力。而周雨萱差點被推倒在地，若不是徐儀庭眼明手快扶住她，只怕她已經摔成四腳朝天了！

「游雅涵！」徐儀庭氣急敗壞的瞪著她。怎麼會有這麼討厭的人？只是家裡有幾個錢而已，有必要囂張成這樣嗎？

游雅涵是食品集團的獨生女，嬌縱得要死，和她同校又同補習班真倒楣！她以前就已經很會找雨萱麻煩了，上高中後更是變本加厲，而雨萱的爸媽偏偏在游家幫傭，雨萱根本不敢得罪她。

能上明星私立高中的都不是普通人，她家也是中小企業好嗎？游雅涵有什麼好「搖擺」的？不過雨萱的學費是游爸爸出的，他一直以為這兩個年紀相仿的女生可以當好朋友……唉，大人就是不懂孩子的想法。

游雅涵揚起勝利的笑容，悠哉遊哉的將巧克力扔進口中，「聖誕快樂喔！張伯伯。」

張警衛無奈的搖搖頭，然後吃力的蹲下身子，從底下拿出一大包巧克力，倒進玻璃碗裡。「喜歡就多拿點吧，本來就是要請大家吃的！」

「哇！這麼多啊！好好喔！謝謝張伯伯！」

「不客氣，也謝謝妳。」張警衛瞇起眼，格外愉悅的對她笑。

游雅涵夥同嘍囉再抓了一大把巧克力後，才向張警衛道別，走出去時還環顧四周，希望可以看見莫言的蹤影。

「現在才高一耶，妳還有兩年要怎麼捱！」櫃檯旁徐儀庭不平的瞪著周雨萱。

「沒關係，我很能忍。」周雨萱朝張警衛露出微笑，「聖誕快樂，伯伯。」

他像突然被嚇一跳似的，趕緊回神看向她們，「嗯！」

徐儀庭也抓了一把巧克力，周雨萱只拿一顆，像是一種補償心理般，她還是在碗裡拿了橘色包裝的巧克力。

張警衛知道這兩個女孩很不合，但通常都是有錢的那個欺負沒錢的，不過他只是個警衛，也不好說什麼。

離開大樓後，游雅涵上了早停在路邊等候的賓士車，兩個跟班也一道上車；徐儀庭家的座車在前面等待，跟周雨萱道別後，她上了自家轎車，周雨萱則往捷運站的方向走。

在麗捷商業大樓轉角處的隔壁大樓門邊，莫言正靠在角落，闔著雙眼。

好像安靜了！他睜開雙眼，心裡恢復平日的安寧。

隔壁大樓的管理員不時的望向他，滿臉狐疑，剛剛這個帥哥突然跑過來，不過沒進來只是停在門邊，一動也不動的站著。

莫言當然想即刻回家，但是瞧著眼前的車陣，他暗想萬一那群女學生是搭捷運，勢必會在路上、甚至捷運裡再度被糾纏。但從剛剛那群學生吵架的內容來看，只怕轎車接送可能性比較大。

反正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暫時避開她們，等她們都走了，他才能得到完全的安靜。

輕鬆的走下三階樓梯，非常慶幸耳根子終於清靜了。

重新經過麗捷商業大樓的莫言，某個景象突然硬生生闖進他的餘光中，逼得他倏然止步，擰著眉頭立在大樓門口不動。

裡頭的張警衛一怔。這不是剛剛那個離開大樓跟跑百米一樣的訪客……叫什麼莫言來著的嗎？怎麼又來了？

莫言緩緩的轉過身，多看了大廳裡矗立的聖誕樹一眼，不由得倒抽一口氣。

那棵聖誕樹除了傳統的星星燈飾、柺杖糖與假禮物外，還掛滿了一顆顆鮮血淋漓的女人頭顱。

每顆頭都披頭散髮的，沒有眼皮，以瞠目的眼望著；有的懷有怨氣、有的恐懼低泣，最重要的是她們頸子上都有不規則的切口，血正拚命往下滴。

超過五顆的死靈頭在聖誕樹上飄盪，像是掛飾似的，來回搖動。

莫言神情毫無波瀾，只是有一個老問題：她們的身體呢？

死亡後，不管是升天的純淨靈魂或是厲鬼，每個靈都該以全身的模樣顯現，不可能只有一顆頭成為鬼魅！而且，為什麼這裡會有這麼多顆頭？

想到這，莫言重新踏進大樓裡，一進大廳，就能看見樹的高處還懸掛著更多的人頭；這些人頭在他剛剛進來時並沒有瞧見，卻也不像是瞬間迸出來的東西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張警衛立刻問道。

他搖頭示意沒事，儘管對人頭聖誕樹好奇，但他並不打算在這裡多問。

轉過身，還是先回家吧！

只是登時感到陰氣逼近，他猛然轉過身，一顆頭顱從樹上飛下，直抵他的鼻尖！他瞪大雙眸瞧進女鬼凸出的眼珠，她散發著比爛泥還腐敗的味道。

「請問……」她幽幽的歪了歪頭，血水從淚腺裡滾落，「你有看見我的身體嗎？」莫言蹙起眉心，屏住呼吸向後退去，眼尾餘光瞟見一臉狐疑的張警衛，似乎正準備從櫃檯裡躊躇而出。

他故作鎮靜的大步向後，在剎那間出了大門。

而那飄浮的女鬼頭嗚咽的望著他，沒有離開那門緣一步。

莫言退出了門外的平台，甚至下了階梯：回到人行道上，女鬼頭也只能卡在門口哭泣。

那些頭顱離不開這棟佈滿黑色邪氣的大樓，跟地縛靈的狀況類似，只是她們並非自殺，而是被某種特別的東西給鎖住。

至於什麼方式可以鎖住這些靈魂？呵，太容易了，並不如世人想像的複雜！

世界上宗教何其多，巫法更高於正道，陰邪之法多如牛毛，只要信者恆信，要將一個靈魂綁在身邊是輕而易舉的事。

最簡單的，甚至只要「思念」，就可以束縛住他們。

親者的淚水與呼喚，或是一份強烈的恨意，說穿了都是一種執念，好或壞、善與惡，都能導致相同的結果。

這棟滿是人頭的大樓，算是開了他的眼界。

莫言穩健的離開這灰暗的十字路口，邪氣纏繞的大樓、陰風颯颯的安全梯、只剩

頭顱的靈魂、特別的人頭聖誕樹，這不知道算不算是他的聖誕禮物？

「噴，想太多，記得去買副耳塞比較實際。」他自嘲一句。

同樣辛苦的輾轉回到家裡，隔壁已經吵翻了天，莫言站在楊舒喬家門外，連門口的穢氣都如此之重，真佩服裡頭的人能住得安然無恙。

他自口袋拿出噴罐，這次是直接將頭扭開，以指腹沾取裡頭的符水，仔仔細細的沿著她家的門框描繪一遍，至少這樣，以後那些低級魍魎要跟她進家門，就不是那麼容易了。

回到家中，隔壁的瘋狂歌曲不時傳來，他無力的搖了搖頭，將跟麥克討論好的草圖跟筆記再詳閱一遍，接著便去沖澡，並利用時間將人物的形象先在腦中描繪出來。

他心中多少有個底了，那美少女的模樣非常適合當巫女的藍本，將頭髮改成紫金色，身材纖細高挑，穿著水紫色的緞質衣，恰到好處。

洗好澡後，莫言換上睡衣，聽著隔壁傳來陣陣尖叫，他突然覺得平安夜這首歌其實還挺悅耳的，然後開始後悔剛剛為什麼要幫楊舒喬做結界？

回到電腦前，他有件事懸在心裡，所以在 Google 上鍵入麗捷商業大樓的地址，希望能查到一些東西。

結果有些出乎意料—那棟樓沒有發生任何火災、命案，就連跳樓自殺這種案子也沒有，乾乾淨淨！

「最好這個地方『地靈人傑』到可以孕育出一堆鬼頭啦！」

不過說到底，這也不關他的事。

莫言自嘲著竟被好奇心趨使，他關上螢幕，拆開新買的耳塞，走到舒適的床邊，耳裡依然傳來重金屬音樂，還有嘶吼的聖誕歌。

或許這比人頭聖誕樹好吧！他鑽入被窩前，真切的如此想著。

即使沒有大雪紛飛，平安夜還是只有十二度，蕾絲大床邊擱置著一台暖爐，床頭的燈照映著床上的少女，她正窩在被子中，手裡拿著手機。

窗外隱約傳來歌聲，教會的孩子們用天真的歌聲，讓悠揚的平安夜聖歌遍及每一個角落。

高級大廈裡的公寓中，少女在床頭掛了一隻大襪子，襪子是特製的，手工編織，繽紛多彩。

這襪子只是象徵意義，因為她的聖誕禮物沒有實體，爸爸已經答應她，在割完雙眼皮後，要讓她去隆鼻。她遲早會變得比誰都美！

少女把玩著手機，目不轉睛的看著，她知道在整型手術後，她就能得到最想要的美貌，然後許多男生都會迷戀她。

包括今天在電梯裡遇見的帥哥！

她從枕下拿出一個奇特的小木雕，這是從帥哥口袋裡掉出來的東西，這給了她一個大好機會再次接近他。

雖然帥哥看起來很陰沉，但還是酷呆了，今天他不喜歡她，說不定等她變美了一

切就不一樣了！少女揚著喜不自勝的笑容，愉悅的關上床頭燈，躺了下來。她心跳得好快，從未如此期待過平安夜。

萬籟俱寂，時鐘滴答滴答的走著，指針過了兩點，少女好夢正酣，她正夢見聖誕老人給的完美禮物。

有個黑影悄然而至，輕聲的打開房門，緩步走近床邊，床上的少女正勾著嘴角，淺淺微笑。

電光石火間，一隻手忽的罩住少女口鼻。

嚇！少女登時睜開眼睛，驚恐的瞪大雙眼，眼前所見是一個黑壓壓的人影！

誰！是誰她試圖尖叫，但是來人摑住她的嘴！

少女開始掙扎，力量卻遠不及黑影，她被拖下床，重重摔在柔軟的地毯上，少女疼得皺起眉，攀著床邊的小櫃意圖站起，卻聽到身後傳來些許金屬聲。

她怔然回首，黑影就貼在她身後，他穿著一身黑衣，頭戴面罩，急促的呼吸聲迴盪在房間裡。

她看見他的雙眼，傳遞著欣喜若狂，為著他手上拿的木鋸。

少女開始尖叫，嘗試衝向門口，卻被男人橫臂一攔打回床上！在她尚未翻過身之際，男人已從後背欺壓上來！

而那把木鋸，正冰冷的貼上她的後頸。

「我的禮物……呵呵……嘻嘻嘻嘻……」

第一刀鋸下，少女尖聲嘶吼，但公寓外頭依然寂靜無聲。

男人愉悅的滑動刀鋸，紅寶石般的血珠噴濺出來，灑在他黑色的衣服上，依然不見蹤跡。

淒厲的慘叫聲不絕於耳，鋸子彷彿有節奏般的舞動著，鋸下、微抬，皮與肉一吋、一吋的緩緩深入。

少女還是不斷扭動，所以他用左手圈住她的身子，這樣才好固定重心，他這次想要的是切口漂亮的美麗頭顱。

「哇呀呀一為什麼一」少女痛徹心扉的扣著枕頭，狂亂的抓著，傳遞著她的痛不欲生！

少女自枕邊抓過手機，顫抖著打開貝殼機，卻很快地被男人打掉，手機摔落在地，她只能扣著床頭櫃的木板，歇斯底里的慘叫。

她隻身住在這間豪華公寓裡，就讀所謂的貴族高中，上下學有司機接送，每天早上有傭人會來為她做早餐。

但是，現在這個時刻，只有她一個人！

男人低低的哼起歌來，為慘叫聲伴奏，從後頸開始的工程，可沒那麼容易斷氣吶！好不容易鋸到骨頭了，這堅硬的妨礙物不得不讓他集中注意力，使勁的迅速鋸著。少女進入悲慘與恐懼的極致，渾身亂顫，即使嗓子啞了、指甲剝落了，指尖也已見骨，床頭板上更是刻下她臨死前的掙扎……

還是沒有人，沒有人來救她。

鮮血噴灑了整面粉紅色的牆，染紅了蕾絲床單，它們匯集到蕾絲下擺，滴答滴

答……

當她的頭落下時，遠遠地，好像還聽見孩子們詠唱平安夜的歌聲。

「平安夜，聖善夜……」

Crescent